

古代西域民族关系 与政策研究

刘锡淦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鸿忠 万雪玉

封面设计：王钧兵

ISBN 7-5631-1282-0

9 787563 112821 >

ISBN7-5631-1282-0

K · 140 定价：13.50 元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

刘锡淦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刘锡淦著.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631-1282-0

I . 古... II . 刘... III . 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西域 IV .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265 号

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

GUDAIXIYU MINGZUGUANXI YU ZHENGCEYANJIU

刘 锡 淦 著

* *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新疆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5.5 印张 145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 * *

ISBN 7-5631-1282-0/K · 140 定价: 13.50 元

前　　言

民族关系，除单一民族国家外，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这种关系无不存在。在此类国家内，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关系，皆民族关系；小民族与小民族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关系，也皆谓民族关系；在一个民族内部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只要涉及他族，亦皆属民族关系。那种将民族关系仅视为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关系才是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在非单一的民族国家中，尤其是多民族国家中，皆有一个主体民族，这个主体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在其国内，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高于其他族体，而且成为诸族的共识。在古代，在多民族国家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在其周边地区也有其他族体所建立的政权，在这一政权的辖区内，也有一个主体，而且也是历史形成的。各族体所建立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便形成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而此类关系不可与现代国际关系同日而语。

民族政策，是在非单一民族国家中均具有的政策，是其总政策的一部分。民族政策是统治者调整、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通过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达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的。在古代，所有政权的统治者制订并推行的民族政策，均具有压迫、剥削、歧视的成分与内容，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统治，为了权力和利益。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是压迫、剥削、歧视的民族政策，但在不同

时期却又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拥护与支持,对这一现象,本书试作必要的回答。

古代西域与近代中亚是两个不同概念,其内涵不一。首先,西域一词学术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将西域划分为狭义和广义,是历史发展条件所决定;其次,二者的历史演变不同,属中亚之各国的发展有先有后,而本课题所涉及的地区之历史演变,基本上是在同一起跑线。立足于狭义,但由于中华民族中的一些古老民族曾活跃于狭义线以外,并谱写了光辉史篇,因而也不能不涉足其广义。

本书按上述思路,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贡献微薄力量。对那些认为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只限于“国”内或“某一地区政权”之内,以及要区别“外藩”之论说,本课题皆弃而不取。

本课题由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西域人与中原华夏族的关系	1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西域人	1
第二节 华夏族的发展及其对西域的影响	5
第二章 秦汉时期西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11
第一节 秦汉交替与匈奴扩张对西域诸族体的影响	11
第二节 汉匈争西域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16
第三节 王莽改制与班超出使西域	21
第四节 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政策的对比	2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3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初期的全国形势与西域人民的心声	32
第二节 鲜卑拓跋兴起与南北政权对峙时期对西域诸族的影响	37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	42
第四章 隋唐时期西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47
第一节 突厥兴起及其分裂与隋朝的建立	47
第二节 东突厥助唐灭隋与安西四镇	52
第三节 各族助唐平叛	55
第四节 大食东侵,吐蕃北上,西突厥残余滋事,唐朝政府	

	依靠民族力量稳定局势	59
第五节	西域回鹘三汗国与唐朝的灭亡	62
第六节	隋唐在西域的民族政策与西域有影响之民族政权 的政策对比	65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	72
第一节	宋辽对峙与喀喇汗扩张	73
第二节	宋之变法与西辽的建立	76
第三节	宋金对峙与蒙军西征	78
第四节	元朝建立及平叛对西域的影响	84
第五节	诸政权民族政策对比	88
第六章	明朝与清中叶以前西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97
第一节	明朝政府的建立与西域民族大融合	98
第二节	瓦剌的兴起与称雄天山	102
第三节	清朝政府的建立与准噶尔的扩张与内讧	106
第四节	内忧与外患清政府由盛转衰	110
第五节	明清政府与准噶尔政策对比	113
附录		117
后记		168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西域人 与中原华夏族的关系

所谓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以前的时期，它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及其相连的春秋战国。先秦时期，是我国中原地区民族的形成、发展、壮大期，并与其周边诸族体发生关系。

先秦时期，西域人与中原的华夏族便有了密切来往。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西域人

关于先秦时期的西域人，只能从考古资料与历史传说中去找。

考古学家在今新疆之七角井、三道岭、阿斯塔那、雅尔湖、辛格尔、柴窝堡、且末、民丰、于阗、皮山、库车、巴楚、木垒、奇台、伊犁河谷等地，均发现了大量石器，如石核、石片、石簇、石矛、石钵等。从形制分，有敲砸器、刮削器、狩猎器。与石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如陶罐、陶钵、陶盆、陶杯、陶壶。器具之纹饰，有波状纹、平行纹、三角纹、网状纹等。在巴里坤的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乡遗址，吐鲁番的哈拉和卓遗址，尉犁的古墓沟遗址，库车的哈拉墩遗址，阿克苏的喀拉玉尔袞遗址等地，还出土了青铜和铁器。如铜刀、铜簇、铜锥、铜镜、铜环等。

据考古学家们研究，出土文化属旧石器晚期至铜铁并用期，其

主体为细石器文化期。

西域地区既然有以上文化出土,该文化的创造者又如何呢?

据地质学家们研究,地质年代的新生代第四纪初期及其以前,在我国北部,包括今日新疆及其邻近地区在内,皆是一片汪洋大海。到第四纪中期因造山运动,使现在的蒙古高原一隅显露出来。随着冰河的逐渐后退,西至阿尔泰山,南到张家口,东达兴安岭,北面广阔的西伯利亚山区也显露出水面。由于自然界的变化,出现了生物,在众多生物中又演变出哺乳动物,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经若干年又演变出一支人猿。人猿不断进化,经过“泥人”至“真人”等阶段,便开始出现了人类世界。这一时期的人类是“构木为巢”,“采集为生”,学术界称之为旧石器时代,这是因为人类所用的工具皆是不予加工自然形成。

随着冰河的逐步退下,原有一隅的资源减少,人类为了生存,便向再次露出水面的今天之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青海以及新疆周边诸地移动,人类在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在这一时期,人类已知在石器上加工,对已经加工的石器,学术界称之为新石器。而在新石器之初,不免也留有旧石器晚期的痕迹。南下之人类,在今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因地制宜,播种务农,出现了农业经济,并进而创造了陶器。一部分人类则进入今甘肃北部和越过阿尔泰山进入今新疆之准噶尔盆地,他们也因地制宜,开始了游牧经济。
南下之人类,经过若干年的氏族部落斗争逐渐形成了一个族体,学术界称之为华夏族。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有些失败的氏族部落,开始北上西进,有的进入今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也有的进入准噶尔盆地,与原已进入的人类汇合,过起了游牧生活,而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氏族则在农业方面缓慢地向前发展。

由蒙古高原一隅出现的人类,人类学者称之为蒙古利亚人种,按皮肤颜色分则又称黄种人。

当冰河退走之时，在西西伯利亚及其更西地区，也出现人类，他们也因同样原因而迁移，其中一部越过乌拉尔山和黑海，进入今之哈萨克草原、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平原，还有的进入今之甘肃北部及其附近地区。

由西西伯利亚及其更西地区迁入西域的人类，我国古籍称之为“塞种”，史学界较普遍的称谓是欧罗巴人种，按皮肤颜色分则又称为白种人。

关于塞种人的最初记载，古籍中莫过于《山海经》。《山海经》是西汉刘歆搜集整理而成，据说是大禹和伯益合著之作，但后来众多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并非出自此二人，亦非一时之作，但确出自先秦人之手，而且多为散记，刘歆只不过是汇综润色而已。《山海经》被不少人（包括当代学者）视为恢怪不经之作，不可信，连史学大师司马迁也说：“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①。司马迁为何“不敢言之也”，是因为他受当时时代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认真除掉其恢怪不经之外貌，仍可发现最初的塞人足迹，何况考古工作者在西域也发掘出塞人的遗骨和遗物呢？

在这里引几段《山海经》的述文。

其一曰：“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对此郭璞注云：“言其人体润白”。^②

其二曰：“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③

其三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④

其四曰：“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⑤

《山海经》中所讲的“白民”和“白氏”，均指其皮肤颜色，而“长股”和“长胫”，则言其体型。

考古学家在今日新疆的古墓沟墓葬、阿拉沟墓葬、铁木里克墓葬、黑山头墓葬、索敦布拉克墓葬以及伊犁河流域诸地的发掘，经研究确认是塞人遗迹。与新疆邻近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阿姆河、锡尔河一带，以及哈萨克斯坦均发掘出塞人墓葬。历史学家希罗多

德称塞人为斯基泰人，波斯人称塞卡人，中国古籍称萨迦。据语言学家研究，“斯”、“塞”、“萨”皆为同音，实际是同一人种三种称谓，乃同一概念。

此一时期的人类迁徙，即无国界之分，亦无洲际之别，为了生存择地而居。两大人种在西域杂居渗透，东来西往，给西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此时的西域人经过艰难迁徙，生产斗争，繁衍生息，已出现氏族和氏族部落的组织。西域具有哪些氏族和氏族部落呢？记载这些氏族和氏族部落名称的惟有《穆天子传》一书。《穆天子传》是古代小说体，学者们众说纷纭，一说穆天子西巡是越过昆仑，从于阗开始西行，返回时则路过哈密；一说穆天子所行路线是草原丝绸之路，没有经于阗；另一说则否定其西巡，认为最远也只是祁连山一带。对此众说，小说均有一定的内容，有夸大成分，但所记之地区，经前人如顾实、郭璞、岑仲勉等先生考证，确有与现地名称相符之处。即使穆天子没到过西域，当亦有华夏人来到西域，故知其大概，使写小说者得以想象构思。

兹摘录几段《穆天子传》。

“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珠泽之人乃献白玉石，……天子乃赐[珠泽]之人[]吾，黄金之环三五，朱带、具饰三十，工布之四。”据以上诸先生考证，“珠泽”，即玉龙哈什河与哈喇哈什河的交汇处，在今之和阗境，和阗出玉，人所众知，故“珠泽之人乃献白玉石。”珠泽当即该地之氏族或氏族部落名称。

“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戏觞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食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车。”据以上诸先生考证，“洋水”即喀什噶尔河，此处之“曹奴之人”当即氏族或氏族部落之名称，而且此地是农牧兼营，故献马牛羊，又献穄米。其首领曰“戏”。

“辛丑，至于剷闾氏……天子祭于铁山……乃彻祭器于剷闾之人。温归（剷闾首领）乃膜拜而受。”据以上诸先生考证，这里所讲的

铁山，应在今塔吉克斯坦之达尔瓦兹山，或即阿赖岭。剷间当即氏族或氏族部落名称，其首领叫温归。

“丙午，至于郵韩氏……郵韩之人无鳧乃献良马百匹……。”如上所析，郵韩乃氏族或氏族部落名称，无鳧则是其首领。另外，还记得有“穉麦”和“宝玉”，以上地区似亦有农业。^⑥

除以上所记之氏族名称外，尚有“骨飣”氏族或氏族部落，在“苏谷”今之伊塞克湖；有“重趨”氏族或氏族部落，在“长湫”今之廓克沙尔套山，有“浊繇”氏族或氏族部落，在“滔水”今之阿姆河；如此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地区有“西膜”之人，据诸先生考，即塞人，这与考古发掘与《山海经》所记相符。

《穆天子传》所记之氏族或氏族部落名称，添补了史学上的一段空白，这总比研究中只见石器不见人好。

先秦时期的西域人，已渡过旧石器时代，已知用火熟食，已知撒种务农，重要的是已有了氏族和氏族部落组织。

第二节 华夏族的发展及其对西域的影响

华夏族形成于我国中原地区，是汉民族的前身。该族形成于我国的三皇五帝时代的后期，或简称为五帝时代。由于该族服饰较他族华丽，故称华族。到夏朝建立又称夏族，或合称华夏族。华夏族发展于商，壮大于周。关于华夏族的含义，古人作如是解释：“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⑦

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接触到周围的其他族体，认为这些族体与本族有别，于是便产生了“四夷”观念。华夏族认为自己居四夷之中，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也就号称中国了。这种简单的思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认识到“四夷”之间有区别而非同一，他们有各自的生活习俗和服饰语言，于是又进一步区分“东方曰夷，被发

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了夷、蛮、戎、狄的族称。社会继续在发展，华夏族对其周围的族体的认识，亦在发展，认识到即是在夷、蛮、戎、狄诸族体内部也有不同，“羌氏僰翟（即西戎）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⑨“于越夷貉（即南蛮）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⑩同样，东夷、北狄亦如是。于是对西戎之族体又分为昆仑、析支、渠搜、骊戎、邽戎、冀戎、茅戎、阴戎、绲戎、义渠、大荔、鸟氏等族体；对北狄之族体也分为土方、鬼方、邛方、御方，以及白狄、赤狄、长狄、白羊、楼烦、肃慎、薰育、严允等。当然，上述诸体大都是氏族、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不同组织形式。

夏、商、周三朝，是华夏族所建，按社会发展论，夏、商、周均为奴隶制社会。周之后期，即春秋战国阶段，社会才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这一论断在学术界是占据优势的，故而采用。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其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均是压迫、剥削、歧视性质的政策，对被统治阶级如此，对周边之族体亦如此。

华夏族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其他氏族成员，制定的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不平等，史书如此记载：“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⑪在夏、商、周时存在不少“侯国”，虽同为华夏，但亦有亲疏之别。周朝自幽王即位后，周天子的地位便开始动摇，水利失修，民乏财用，佞臣当道，矛盾扩大，诸侯国如秦、楚、魏、韩、赵、齐、鲁等均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欲图称霸于世。“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⑫平王即位，迁都洛邑，此时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是名存实亡，时代进入春秋战国。周之诸侯国为自身利益，此起彼伏的兼并战争从不间断，仅举秦、晋、赵三国为例，予以概述。

晋国，在今山西与河南北部，其周围有众多非华夏族体，即所谓“戎狄与之邻”^⑬，亦可言之为“戎狄之民实环之。”^⑭晋国欲发展，欲称霸，必须与周边的非华夏族族体保持友好联系。于是有晋献公娶戎女骊姬为妻，继又娶狄女为妻；晋文公曾避难于狄，娶狄女为妻。晋女亦有出嫁于狄的，如晋景公之妹便嫁于赤狄潞子婴儿为妻。在如何对待周边诸族体的问题上，朝内曾展开过一次激烈辩论，以“和”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其代表人物就是魏绛，他说：“且夫戎、狄间处，贵货而易土，予之货而获其土，其利一也；边鄙耕农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晋，四邻莫不震动，其利三也。”^⑮晋悼公纳其议，坚持对异族友好，不仅取得“九合诸侯”的荣誉，而且招来不少远方戎、狄之众，晋朝政府均一一予以妥善安置，受到戎、狄群众的普遍赞许。姜戎之人颇有感激之情，“昔秦人负恃其众，食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夷吾）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狱之裔胄，毋是剪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剪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⑯不仅如此，而且在收获时与华夏人一起“剖分而食之。”^⑰晋朝政府对非华夏族族体的友好政策，史学界称之为“和戎狄政策”，晋国人民与戎、狄杂处，权利与义务相同，久而久之杂居之戎、狄便自然的与华夏人融为一体，在晋国扩大的领地内，华夏族的族体在壮大。

赵国，在今山西北部与河北交界处，其国情与晋略同。赵襄子之妹嫁北狄代王，自娶西戎空同之女为妻；赵武灵王为强兵，欲变“胡服”，习骑射，受到群臣的反对，唯有楼缓和肥义支持，赵武灵王

问肥义，“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暗成事，智者覩未形，则王何疑焉。’”^⑯赵武灵王遂坚定了信心，当反对者赵文、赵造、周袑等以旧俗、古制力谏勿改时，赵武灵王指出：“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⑰赵武灵王的变俗改制，不仅强化了国力，而且表现出华夏人中已有人对异族的认识有了改变，在扩大的领地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秦国，在今陕西与甘肃交界处，处于西戎包围之中。秦虽华夏人建，但诸侯国对秦皆取卑视态度，视之为异族，秦孝公就曾感慨地讲：“诸侯卑秦，丑莫大焉”！^⑱为改变诸侯国对秦的认识，便有“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宁公二年，公徒居平阳，遣兵代荡社……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⑲秦国不断“伐戎”，迫戎东奔西走，东奔之戎进入晋、赵领地，成为晋、赵臣民，西走之戎进入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诸地，与原已迁入的原始人类汇合，组成当地氏族部落。留居秦国境内的戎，教其务农，与华夏人杂居，改其旧俗，逐渐融入华夏族。在此基础上，加以商鞅变法，增强了经济实力，使诸侯国对秦开始刮目相看了。

就在华夏诸侯国争霸之时，北狄、西戎内部似亦不太平。北狄内部，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他们之间也在兼并，在组合。在众狄之中以赤狄为最强，在赤狄中则以猃狁氏族为核心，此即后

来的匈奴族。

西戎内部，在东奔西走后所留居之戎，有相当一部分与塞种结合，组成后来称为月氏与乌孙的族体。

当赤狄猃狁壮大，西戎月氏、乌孙形成之际，当亦有部分戎、狄进入今塔里木盆地沿岸，与先迁入之戎汇合，构成后来的“土著”居民；进入准噶尔盆地之狄，散布于天山山谷，形成后来之铁勒。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维不断进步，加以华夏、赤狄、月氏、乌孙各族体先后组成的影响，在天山山谷，塔里木盆地沿岸绿洲均出现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或氏族部落政体，史书亦称之为“国”。在葱岭以西原有氏族、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塞族集团，即分布于费尔干纳盆地及帕米尔一带的豪玛瓦尔格集团；分布于吉尔吉斯平原及哈萨克斯坦草原等地的提格拉豪达集团；分布于阿姆河以北、咸海东南等地的提艾伊·塔拉·达拉伊雅集团。^{②2}之后也逐渐以“国”的形式问世。

分布今日新疆境内的氏族或氏族部落之“国”，大致分布如下：

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周沿地区的有楼兰、且末、精绝、扞弥、于阗、皮山、莎车（以上之“国”在南沿）、疏勒、温宿、姑墨、龟兹、乌垒、尉犁、渠犁、危须、焉耆（以上之“国”在北沿）。

分布于昆仑山山谷的有若羌、小宛、戎卢、西夜、蒲犁、依耐、无雷、乌秅、难兜、子合。

分布于天山山谷的有车师、狐胡、劫、且弥、蒲类、单桓、郁立师、卑陆、乌贪訾离、尉头和塞种等。

这是历史的进步，它与中原地区尤其与中国北部地区历史的进步息息相关。

在葱岭西之三大塞人集团也相继出现了大宛、康居、安息、罽宾、乌弋山离、桃槐、休循等“国”，这又与西域整个形势变化有关。